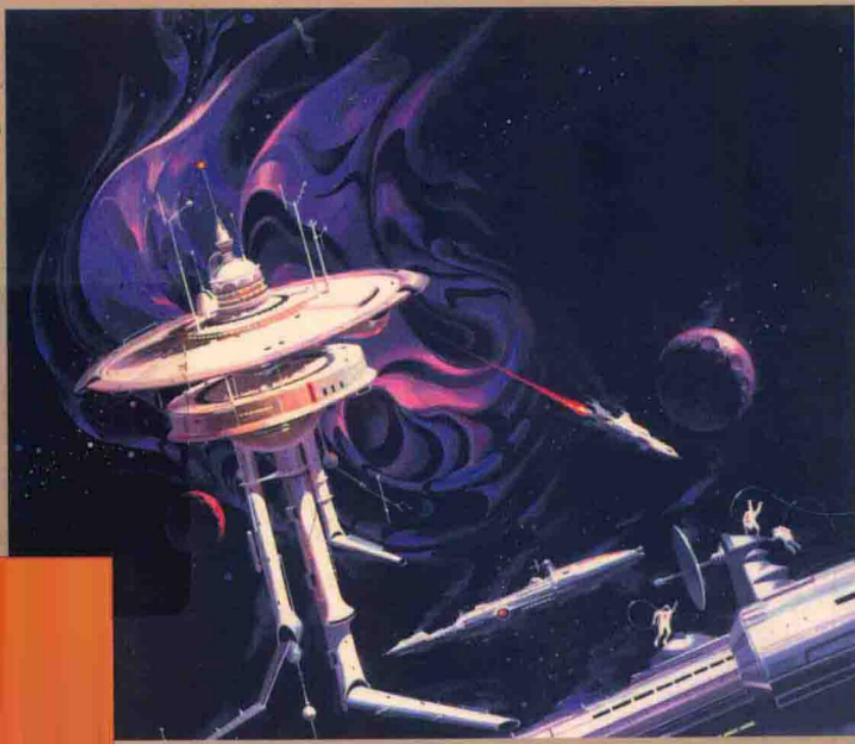


卫斯理科幻小说珍藏集

4

奇门 丛林之神
不死药 规律 支离人



卫斯理科幻小说珍藏集（卷四）

奇门 丛林之神
不死药 规律
支离人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全

封面设计：杨鸣

卫斯理科幻小说珍藏集（卷四）

奇门

丛林之神

不死药

规律

支离人

作者：卫斯理（香港）

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经 销：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新华印刷厂

850×1192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55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 一 版 善 印 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80599-568-0 /·215

定价：25.00 元（全套：650.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代序一

作者倪匡（卫斯理）是个怪人，做事往往出人意表。

他宣布了“戒酒”，但定义是酒可以照饮，不过不要饮醉。

倪匡不懂驾驶，但迷上研究汽车，独自把一部汽车化整为零后再装嵌回原状。他又曾花上几年收集及钻研贝壳，虽然最后意兴阑珊把心爱的收藏卖掉，但他对贝壳的认识已达专家境界。

倪匡的广泛兴趣、过目不忘的本领以及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使他的作品组织严谨又带启发性，常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倪匡创作近四十年，著有极多作品，散文、杂文、电影、剧本以及各类小说，笔下创奇人物有花木兰、卫斯理、原振侠、年轻人、浪子高达、亚洲之鹰罗开等等。

其中特别是卫斯理人物从七十年代开始深入民心，至今已创作了上百部，成为倪匡笔名，且是畅销的保证，为广大读者喜爱。

现我们选编了比较适合现代人思想的近期卫斯理科幻作品，连续出版。

卫斯理科学幻想小说，是追求脑力激荡乐趣的结晶，它的原创力与丝丝入扣的张力，无疑令人沉醉在整个情节之中，特别是神秘的结局和充满敏捷与智慧的描写更为人注意，使人感受到悬疑、紧张、提心吊胆、有趣，富幻想、具娱乐性、十分古怪……，一种使人赞佩的古怪。

一位读者曾经很自豪地说：“卫斯理小说我全看过！”

代序二

卫斯理科幻小说内容值得一读

灵异热潮不断在世界各地掀起，当代科学水平尚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些现象，但若能以理服人，建立大众正确观念，达到社会教育目的，才是媒体的目标。在这一方面，卫斯理科学幻想小说系列作品集则是具有丰富的内容、知识和幻想而受广大读者认同。可谓开卷有益，使人如阅大百科全书。

卫斯理科幻系列作品所涉及的许多主题都是困惑着人类的终极问题，如生与死、阴间与阳间、外星人、宇宙、时空、人生、梦幻及超自然现象等，并且给予了大胆而合理的幻想。

不容否认，好奇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解开未知世界之谜更是大家所追求的目标，但很可惜，目前科学的水准对宇宙现象能解释清楚的非常有限，许多眼睛看不到的以及实验室里无法加以证明的现象，其实并不一定不存在。

卫斯理小说始终不渝颂扬平等、自由、将地球视为一个和平村落，反强权和暴力，在人物身上，读者不难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尽管每个人都极为“怪异”但都不失诙谐、机智。对于人们所困惑的各种恐惧现象的描述可谓淋漓尽致，悬念叠起，险象环生……

当今时代，卫斯理的科幻作品在这股热潮中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反响热烈。卫斯理出书的一条原则是只对读者负责，我们也秉承这一精神，将文字缩小挤压减底成本，以每册 25 元的定价一次性推出 26 本，组成《卫斯理科幻小说珍藏集》，以嗜读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com

卫斯理科幻小说珍藏集目录

1 钻石花	32 大厦	63 命运	94 从阴间来
2 地底奇人	33 古声	64 极刑	95 到阴间去
3 卫斯理与白素	34 换头记	65 废墟	96 游戏
4 错变	35 原子空间	66 密码	97 阴差阳错
5 妖火	36 红月亮	67 奇玉	98 祸根
6 真菌之毁灭	37 鬼车	68 血统	99 阴魂不散
7 蜂云	38 魔磁	69 谜踪	100 还阳
8 风水	39 影子	70 瘟神	101 开心
9 地图	40 雨花台石	71 招魂	102 将来
10 蓝血人	41 头发	72 背叛	103 运气
11 回归悲剧	42 眼睛	73 鬼混	104 改变
12 透明光	43 木炭	74 报应	105 闯祸
13 真空密室之谜	44 连锁	75 错手	106 解脱
14 尽头	45 愿望猴神	76 真相	107 遗传
15 奇门	46 迷藏	77 毒誓	108 爆炸
16 丛林之神	47 天书	78 拼命	109 水晶宫
17 不死药	48 玩具	79 怪物	110 前世
18 规律	49 决斗	80 聚宝盆	111 新武器
19 支离人	50 寻梦	81 探险	112 病毒
20 传说	51 后备	82 继续探险	113 算账
21 贝壳	52 盗墓	83 圈套	114 原形
22 消失	53 虚像	84 烈火女	115 活路
23 仙境	54 主宰	85 大秘密	116 双程
24 访客	55 搜灵	86 在数难逃	117 洪荒
25 蠹惑	56 茫点	87 电王	118 成仙
26 狐变	57 神仙	88 黄金故事	119 买命
27 老猫	58 多了一个	89 狂人之梦	120 卖命
28 变幻双星	59 追龙	90 占卜	121 求死
29 尸变	60 洞天	91 天外金球	122 大阴谋
30 笔友	61 活俑	92 异宝	123 合成
31 沉船	62 犀照	93 鱼人	

目 录

奇门.....	(1)
丛林之神.....	(109)
不死药.....	(173)
规律.....	(287)
支离人.....	(349)

奇·门

自序

《奇门》是卫斯理故事中相当奇特的一个，因为它有一个天然的继续故事：《天书》。

然而《奇门》又是完全独立的，可以只看《奇门》，不看《天书》，而且，在创作《奇门》的时候，根本未曾想到，在若干年之后，又曾有一本《天书》。

《奇门》故事的设想，是卫斯理故事中一个新的尝试，故事中有一个极其美丽的金发美人，可是却孤独愁苦，堪称是地球上最悲苦的人——米伦太太的美丽和她的不幸的遭遇，很多读者都为之唏嘘，也有觉得这样的开始，已有了不少悲剧，或许宇宙探索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宗悲剧！

想彻底明白宇宙的秘奥，不是太不自量力了么？

那是《奇门》的结束语。

人类，最爱做的事，就是不自量力！

卫斯理

第一部：价值连城的红宝石

有的时候，人生的际遇是很难料的，一件全然不足为奇的事，发展下去，可以变成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象《奇门》这件事就是。

在这几个月中，新的奇事一直困扰着我，那实在是一件神秘之极的事，所以使人非将之先写出来不可，这件事，就是现在起所记述的《奇门》。

必须要解释的是：“奇门”两字，和中国的“奇门遁甲”无关，它的意思，就是一扇奇怪的门而已，当然，一切奇怪的事，也都和一扇奇怪的门略有关联。

开言少说，言归正传。

整件事，是从一辆华贵的大房车开始的，不，不应该说是从那辆房车开始，而应该说，从那只突然从街角处窜出来的那只癞皮狗开始。

事情开始的时候，我正驾着车子，准备去探望一个朋友，那朋友是集邮狂，他说他新近找到了一张中国早期的北京老版二元宫倒印票，非逼我去欣赏不可，我对集邮也很有兴趣，自然答应了他。

但是，当我离开家只不过 10 分钟，车子正在疾驰中的时候，一只癞皮狗突然自对面窜了过来，如果我不让它，那它一定要被车子撞得脑浆迸裂了。

我对驾驶十分有研究，要在那样的情形下避开这样的一条冒失癞皮狗，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当我的车头一侧，恰好避开了那头癞皮狗时，横街上的一辆灰白色的大房车，突然冲了出来。

我连忙刹车，可是已经迟了。

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蓬”地一声响，两车相撞，我的车子已然停了下来，但是那辆大得霸道的房车却还未曾刹住，它向前直冲而出，撞在对街的一只邮筒之上，将那只邮筒，撞成了两截。

我连忙跳下车，赶过了马路，在大城市中，一有了什么意外，看热闹的人，便会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当我奔到那辆房车旁边的时候，已经有十多个人集中在车子的旁边，我向其中一个看来十分斯文的人一指，道：

“别看热闹，快去报警！”

那人呆了一呆，但立即转身走了开去，我又推开了两个好奇地向车中张望的人，打开车门，在司机位上坐着的，是一个穿着十分华丽的中年妇人。

那时候，她已经昏迷了过去，额头上还有血流出，车头玻璃裂而未碎，看来她的伤势，也不会太重，几分钟之后，救伤车和警车也全赶到了现场。

各位如果以为这件事以后的发展，和那驾车妇人，或是那辆车子有什么关联的话，那就料错了，我一开头已写明白，事情只不过从那辆大房车开始而已。！警车来了之后，我是应该到警局去一次的，我可能在警局耽搁不少时间，所以我先要打一个电话去通知我那位集邮狂的朋友，我和一位警官打了一个招呼，便向最近的一家杂货铺走去，去借电话。

我还未曾走到杂货铺，有两三个顽童，在我的身边奔了过去，其中一个且撞了我一下！

当那个玩童一下子撞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唯恐他跌倒，所以伸手将他扶住，可是那顽童却将他手中的一封信，迅速地抛在我的脚下，用力一挣，逃走了！

我呆了一呆，弯身从地下拾起那封信来，那封信的信封是很厚的牛皮纸，一看便知道那是用厚牛皮纸来自制而成的，而且，整封信都相当沉重，我伸手拈了一拈，信封中好象不止是信，而且还有一些坚硬的东西。

那些坚硬的物体，看来像是一柄锁匙。

我在一看到那封信的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那顽童一被我扶住，就要将信抛掉，但是当我向信封上一看之际，我便明白了那玩童为什么惊惶失措了。

刚才，那辆大房车在打横直冲过马路时，撞在那邮筒上，将邮筒撞成了两截，有不少信散落在地上，看热闹的顽童便将之拾了起来。而他们拾信的目的，也非常明显，因为那封信上的邮票已被撕去了！

信还在邮筒之中，信封上的邮票，自然是还未盖过印的，虽然是小数目，但在顽童的心目中，已是意外之喜了。

我当时拿了这封信在手，第一个反应，自然是想立即交之送回邮筒

去，可是我却立即改变了主意，因为那顽童撕邮票的时候，十分匆忙，所以，在将邮票撕下的时候，将信封上的牛皮纸，撕去了一层，恰好将收信人的地址，撕去了一大半。

信封上全是英文写的，在还可以看得到的字迹上，显示出信是寄到一个叫作“毕列支”的地方，那地方是在地球上的哪一角落，我无法知道，因为纸已被撕去一层。

而收信人的名字还在，那是“尊埃牧师”，而且，发信人的地址，也十分清楚，那就是离此不远处，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那条街的。在发现了那些之后，我改变了主意，将那封信，放入了我的袋中。

我当然不是准备吞没那封信，而是因为那封信，已无法按地址寄达。而那封信之所以不能寄达目的地，是由于顽童撕去了邮票时弄坏了信封，顽童之所以能得到这封信，却是因为那辆房车撞坏了邮筒，而大房车又是在和我相撞了之后，才撞向邮筒的，所以追根究源，全是我的关系。

我心中已打定了主意，等我在警局的手续完毕了之后，我便去访问那位发信人，请他在信封上加上地址，那么我就可以将信贴上邮票，再去投寄了。

我在杂货铺中打好了电话，又驾着自己的车，和警车一齐到了警局，在警局中，我已知道那个妇人只不过受了一点轻伤，已经出院回家了。

我在警局也没耽搁了多久，便已办完手续，走出警局，我的车了只不过头上瘪进了一块，并没有损坏，所以，我很快就来到了那封信的发信人地址所在地。

那是一幢十分普通的房子，坐落在一条相当幽静的街道上，我上了楼，按了门铃，门打开了一道缝，一个11、12岁的小姑娘问道：“找谁啊？”

我看着那封信，才道：“我找米伦太太，她是住在这里的，是么？”

我自然根本不认识那个米伦太太，只不过因为那信封上写着，发信人是“图书路十七号三楼”的米伦太太而已。

那小姑娘一听，立时瞪大了眼，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神色望着我，道：“你找米伦太太？你怎么认识她的？从来也没有人找她的，你是中国人，是不是？”

她向我问了一连串的问题，直到她问到了我是不是中国人之际，我才发现那小姑娘虽然也是黑头发，黑眼睛，但是她却并不是中国人，她可能是墨西哥人或西班牙人。

那小姑娘望着我的时，那种讶异的神情，看来十分有趣，我点头道：“是的，我是中国人，米伦太太是什么地方人，西班牙还是墨西哥？”

那小姑娘道：“墨西哥，我们全是墨西哥人，你是米伦太太的朋友？我们从来也未曾听说她有过中国朋友！”

我无法猜知那小姑娘和这位米伦太太的关系，而那小姑娘又像是不肯开门给我，所以我不得不道：“我可以见一见她么？”

“见一见她？”小姑娘立时尖声叫嚷了出来，同时，脸上更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神色来，像是我所说的，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一样，但是我所说的，却是最普通的事，我只不过想见一见米伦太太而已。

或许，这位米伦太太，是一位孤独的老太婆，或是，她是一个很怪的怪人，因为那小朋友说她是从来也没有朋友的，但是，听了我的话之后，反应如此之强烈，这却多少也使我感到一点意外，不知是为了什么。

我重复道：“是的，我想见一见她，为了一件小事。”

“可是，”那小姑娘的声音，仍然很尖，“可是她已经死了啊！”

“死了？”我也陡地吃了一惊，这实在是我再也想不到的一件事，我本来立时想说：“那不可能”的，但是，那小姑娘的神情，却又绝没有一点和我开玩笑之意，“是啊，半年前已经死了。”那小姑娘补充着说。

我更加怀疑了，我道：“这不可能吧，我知道她寄过一封信，是寄给尊埃牧师的，那封信，只怕是今早投寄的，她怎可能在半年之前，已经死去？”

那小姑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这封信……是我寄的。”

我更加莫名其妙了，道：“可是，那封信却注明发信人是米伦太太的，小妹妹，你可有弄错么？”

小姑娘总算将门打了开来，一面让我走进去，一面道：“你是邮政局的人员么？事情是这样的，米伦太太——”

她的话还未曾讲完，便听得厨房中传来了一个十分粗暴的女人声音，问道：“姬娜，你和什么人在讲话？”

“妈妈！”小姑娘有一个十分美丽的名字，我向厨房望去，只见一个身形十分高大的妇人，从厨房中走了出来。

我连忙准备向那妇人行礼，可是当我向那妇人一看时，我不禁大吃一惊！

我从来也没有看过如此难看的女人。姬娜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小姑娘，而她竟叫那么难看的女人为“妈妈”，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一件怪事！

虽然明知道这样瞪住了人家看，是十分不礼貌的事，但是我的眼光仍然停留在那妇人的脸上，达半分钟之久。

我绝不是有心对那妇人无礼，而是那妇人的样子实在太可怕了，所以我在一望到她之后，我的眼光竟然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去，好在这时是白天，如果是黑夜的话，我一定会忍不住高声呼叫起来的。

而且，必须明白的是，我却不是一个胆子小的人！

我不但胆子不小，而且，足迹遍天下，见过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事，可是就未曾见过一个那么恐怖的妇人，她头部的形状，好象是用斧头随意在树上砍下来的一段硬木，她的另一只眼睛，则显然是瞎的，眼皮上有许多红色的瘰疬。

她的鼻子是挺大的，再加上她厚而外翻的上唇，就这两部分来看，她倒像是一头狒狒——虽然她的眼睛，比狒狒还要可怕得多，她的牙齿参差不齐。

她这时，正用围裙在抹着湿手，而且，我还看到，在她的脸上和手上，有着许多伤痕，像是刀伤。

当我从震惊中定过神来之际，我看到那妇人可怕的脸上，已有了怒意（那是加倍的可怕）！

那一双几乎突出在眼眶之外的眼睛瞪着我，哑声道：“你是谁？你来和我的女儿说些什么事情？”

那小姑娘——姬娜则叫道：“妈妈，这位先生是来找米伦太太的，他提及那封信，妈，你还记得么？就是米伦太太临死前叫我们寄的信，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一直放了半年，到今早才找出来。”

我多少有点明白事情的真相了，米伦太太，可能是和姬娜母女一齐居住的一位老太太。而这位老太太在临死之前，曾托她们交一封信，而她们

却忘记了，一直耽搁了半年之久，直到今天早上才找出。

而当这封信还在邮筒之中，尚未被邮差取走之时，那辆大房车便将邮筒撞断，这封信因为十分重，所以邮票也贴得多些，是以被顽童注意，将之偷走，而又将上面的邮票撕去，因之弄得地址不清。

而因为这一连串的关系，我才按址来到了这里，见到了可爱的姬娜，和她那位如此可怕的母亲。

我想通了一切，刚想开口道及我的来意时，那妇人已经恶声恶气地道：“那封信有什么不妥了！你是谁？”

我勉强在我的脸上挤出了一个微笑来，道：“有小小的不妥，夫人。”我又取出了那封信，道：“你看，信封上的地址被撕去了，如果你这信是寄到什么地方去的，那么，就请你告诉我，谢谢你。”

我已经准备结束这件事了。

因为，那妇人将地址一讲出来，我写上，贴上邮票，再将之投入邮筒，那不就完了么？

我心中在想，总不会巧成那样，又有一个冒失鬼，再将邮筒撞断的！

那妇人笑了起来，她的笑声，其实十足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时所发出来的喘息声，她道：“信是寄到什么地方去的？米伦太太还有什么寄信的地方？那当然是墨西哥了，你快走吧，别打扰我们了！”

她虽然下了逐客令，但是我还是不能不多留一会儿。

我又道：“那么，请问是墨西哥什么地方？因为信上的地址，全被撕去了，只有‘毕列支’一人字，那可能是什么桥吧？”

那妇人瞪着她那双突出的单眼，道：“墨西哥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姬娜你可知道么？嗯？”

姬娜摇着头，她那一头可爱的黑发，左右摇晃着，道：“我不知道，妈妈，我从来也没有注意过。”

那妇人摊开了手，道：“你看，我们不知道，你走吧！”

在那一刹间，我也真的以为事情没有希望了，而且，我已知道那封信是被积压了半年之久的，就算有什么急事，那也早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所以，我已准备躬身退出。

可是，就在那妇人一摊手之间，我却陡地呆了一呆。我在那一瞬间，

看到那妇人的手上，戴着一只镶有红得令人心头震惊的红宝石戒指！那是极品的红宝石（我对珠宝有着极度的爱好和相当深刻的研究），这种红宝石的价格，远在同样体积大小的上等钻石之上，那妇人戴这枚戒指的方式也十分特别，她不是将镶有宝石的一面向外，而是将那一面向里，所以，只有她摊开手来时，我才看得见。

这样的一枚红宝石戒指，和这样的一个妇人，是无论如何不相称的！而我的震惊神态，也显然引起了对方的注意，她连忙缩回手去，并且将手紧紧地握住，那样，那块极品红宝石，就变成藏在她的掌心之中了。

我在那片刻间，心中生出了极度的疑惑来：这样可怕的妇人是什么人？何以她住在那普通的地方，又要亲自操作家务，但是她却戴着一只那样惊人的红宝石戒指。这一只戒指，照我的估计，价值是极骇人的。

而且，上好的红宝石，世上数量极少，并不是有钱一定能买得到的东西。

一样东西，到了有钱也买不到的时候，那么它的价值自然更加惊人了！

我在刹那间，改变了我立即离开她们的主意。老实说，我突然改变主意，并不为了什么，我只是好奇而已。

我原是一个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我真想弄清楚那可怕的妇人的来历和那枚红宝石戒指的由来。

我故意不提起那枚戒指，我咳嗽了一声，道：“你看，这封信中，好象还附有什么东西，可能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

那妇人突然打断了我的话头，道：我们已经说过了，不知道米伦太太要将信寄到什么地方去的。”

我陪着笑，道：“那么，米伦太太可有什么遗物么？”

那妇人立时张大了口，看她的样子，分明是想一口回绝我了，但是小姑娘姬娜却抢着道：“妈妈，米伦太太不是有一口箱子留下来么？那红色的大箱子。”

那妇人立时又道：“那不干这位先生的事，别多嘴！”

我仍然在我的脸上挤出笑容来，道：“夫人，你看，这封信是寄给尊埃牧师的，或许，在米伦太太的遗物之中，有着尊埃牧师的地址。她已死

了，她死前想寄出这封信，你总不希望死者的愿望不能实现吧？”

我知道，墨西哥人是十分迷信，而且相当尊重死人的，这一点，和中国人倒是十分相似的。

果然，我最后的一句话生了效，那妇人迟疑了一下，道：“好，你不妨来看看，但你最好尽快离去，我的丈夫是一个醉鬼，当他看到屋中有一个陌生男人的话——”

我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笑，我要紧紧地咬住了唇，才不至于笑出声来。一个男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妻子，而居然还要担心的话，那么他必然是醉鬼无疑了！

我低着头，直到可以控制自己不再笑了，我才敢抬起头来，跟着她，走进了一间房间，姬娜也跟了进来。那间房间十分小，房间中只有一张单人床，在单人床之旁的，则是一只暗红色的木头箱子。

那箱子也不是很大，这时正被竖起来放着，当作床头几用。在箱子的上面，则放着一个神像。

那个神像好象是铜制的，年代一定已然十分久远了，因为它泛着一种十分黝黯的青黑色。我第一眼看到他，便被它吸引住了，因为我竟无法认出那是什么神来，这个神像有一张十分奇怪的脸，戴着一顶有角的头盔，手中好象持着火炬，他的脚部十分大。

而那只箱子上，则刻着十分精致的图案，刻工十分细腻，绝不可能出于现代的工匠之手！

这两件东西，和那张单人床，也是绝不相配称的。

那妇人道：“这就是米伦太太的房间，和她在生之前一样，这箱子就是她的。”

从那箱子，那神像，我忽然联想到了那妇人手中，那枚非常的红宝石戒指。我的心中突然有了一个概念，那枚红宝石戒指，一定也是米伦太太的！

我伸手拿起了那神像（那神像十分沉重，重得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放平了那只箱子，箱子有一柄锁锁着。

同时，我顺口道：“夫人，你也是墨西哥人，是不是？米伦太太只是一个人在这里，她何以会一个在这里的？她的丈夫，是做什么事情的？”